

南方学院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学术单刊第一种

〈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
李元瑾·李业霖·陈松沾

马来西亚·新山
南方学院出版社
Southern College Press
Southern College
Johor, Malaysia

南方学院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学术单刊第一种

〈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讲稿

1. 李元瑾：南大精神：新马两地华人共有的历史遗产
2. 李业霖：南大精神和续办南大
3. 陈松沾：还历史以真实，共建新南大

马来西亚·新山
南方学院出版社
Southern College Press
Johor, Malaysia

2003 年 10 月出版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欢迎学术界惠稿，作者将获赠三十册。
- 书内各篇乃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社、南院的立场。

承印商：OREN PRINTING SDN. BHD.
34, Jalan Penaga 10
Kawasan Perindustrian Kota Putri
81750 Masai
Johor, Malaysia

前言

2003年8月2日至4日，新山陶德书香楼与本研究所在南方学院晚香厅联合举行〈南洋大学历史回顾展〉，并主办〈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座谈会由李元瑾博士主讲〈南大精神：新马两地华人共有的历史遗产〉、李业霖先生主讲〈南大精神和续办南大〉，主持人陈松沾（陈剑）先生的讲话为〈还历史以真实，共建新南大〉，座谈会吸引了数百名文教界人士，场面热闹。兹将这三篇讲稿合为一辑，以单刊本行之。

南方学院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暨
陶德书香楼
东南亚华文资料中心
20.09.03

南大精神：新马两地华人共有的历史遗产

◎李元瑾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副教授

谢谢主席的勉励。很感激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和陶德书香楼华文史料中心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到来参观“南洋大学历史回顾展”，并在讲座会上跟诸位交流。是南大精神促成这个盛会；是南大精神呼唤大家南下北上，聚集一堂；是南大精神，使我不敢推辞主办者的邀请。“南大精神”不仅要语言来诠释，更需要行动来说明。

今天我以“南大精神：新马两地华人共有的历史遗产”作为讲演的主题。人家说，三句不离本行，从事历史工作的人，探讨问题时角度、观点、甚至所用的词汇总是离不开历史。记得1995年，南大创校40周年，我人在香港大学，给《联合早报》寄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忆往事的散文，刊登在“共同记忆——南洋大学创校40周年特辑”里。即使是感性文章，我还是在这里那里加入“历史”这个词汇。我写下：“华文教育的种子撒在小岛上，悲剧也悄悄埋下，历史原也爱开玩笑”；我写下：毕业离开南大时，“没想到病魔正在逐步侵蚀她青春的生命……夺取她生命的是历史的癌症。”我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或许，我该问历史，为什么？”另一篇是议论文章〈南大精神的命脉与传承〉，我在文章结束时强调：发扬南大精神必须追本溯源，如果脱离它本身的命脉和灵魂，那么南大精神不过是一般

的创业精神和团结精神。我说的本和源就是历史。谈到这里，你们或许可以了解，我在重返云南园任教后，为什么会接受挑战，主持南大史的研究计划，指导研究生作相关的研究。

追本溯源，回望历史，华人离开祖籍地后，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番化”、为了让后代子孙接受母语教育与文化的熏陶，长大后做个自力更生而且有尊严的人，于是群策群力、自办教育，建立了一间又一间的华校。南大的创办，正是新马华人那种热爱母语教育、热爱母族文化、提升族群、自尊自重的最高表现。

在那个时代和环境下，单靠民间力量创办一所大学，何其艰难！但是，赤手空拳闯天下的华人移民，就像林文庆在一篇文章《马来亚的华人》所形容的，“没有什么可以吓倒他们，肉体上的障碍、气候的恶劣、落后民族的凶残、文明的排外法律，都阻挡不了他们。”他赞扬他们富有冒险和苦干精神，以及披荆斩棘的勇气。陈六使领导的南大创办人，就是继承了先辈的优良品质，在教育上高度发挥这种拼搏、逆流而上和创业的精神。

南大的创办，获得华社各阶层的支持和响应，商人华团、三轮车夫、德士司机、小贩、学生、工人、卖笑女郎，无不参与，缔造了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非常独特的、也非常壮观的历史画面。请容许我穿插一点个人的小故事。我出身贫寒，父亲很早离世，母亲独自一人支撑整个家，以小贩为生，养育七个子女，遇到连日风雨，就得为三餐发愁，但那一回，小贩发起南大筹款运动的日子，目不识丁的母亲，很自然、很乐意、很兴奋地参加了义卖的行列，虽然在她心中，压根儿也不敢想像自己的孩子有机会投身云南园。那年，我在毕业典礼上从黄丽松校长手中领取金牌奖的时候，母亲在台下掉下了欣喜的眼泪。母亲90岁了，我们昨晚为她庆祝生日。我这故事不过是一个小脚注，补

充了一个小市民、一个普通妇女、一个母亲的南大精神。

上面几段描述，可以让人们体会到华人那种为族群、为子孙、为文化、为自尊，排除万难自办高等教育的爱心和勇气，它展现了一种掘井植树、护源保根的精神，渗透了一种合作团结和利他主义的品质，这便是“南大精神”的命脉。

置身云南园的南大生，深受这种精神所感染。南大创办和发展过程的艰难使南大生一开始就走在一条坎坷的道路上。殖民地时代南大设备和师资不足、学位不受承认、毕业生没有资格进入马来亚大学深造、在各行业里的待遇大大不如马来亚大学毕业生。独立后，南大情况逐步改善，但是在英语至上的环境里，南大生还是被边缘化的一群。然而，南大生在不利的环境中接受磨难、寻找出路，发挥了新马华人先辈的创业勇气和拼搏精神。他们有些负笈外国大学深造、有些在商场上开辟商机、更多在不同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

南大生在外国大学奋斗成功，为学弟妹们铺了升学的路。他们为了感激母校的培育之恩，更为了母校的发展，不计薪酬，选择回返母校。我的研究生，曾经跟郑奋兴学长做了一段录音访谈，他对母校的热爱，令我感动，一个这么优秀的人才，在学术上有那么好的成绩表现，却放弃留在外地发展的机会，选择回返母校服务，他说母校需要他们，他回来，可以激励更多的校友回来。南大生的爱校情操，至今仍然处处流露。

何止爱校，南大生也爱国。战前，新马华人的本土意识已逐渐增长，战后更蓬勃，陈六使创办南大，已表现为新故乡培养人才的意愿，用他的话：“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意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一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子孙计，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中学生之多，

非从速办一大学于中心地点之新加坡不可”。我的其中一位研究生丘淑玲同学，从事南大学生会的研究，论文其中一章写学生会的组织形态，她从章程、宣言、会务方针和活动等，归纳南大生的爱校、爱国和其他优良的表现。

南大生也热爱母族文化。他们通过学校教育、中文报章、社会团体和文化组织，在逆境中维护中华语言和文化。当华文教育遭遇挫折时，他们的危机感最重，当情况出现一丝曙光时，他们会去把握、去推动。我曾经在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担任教职多年，我接触过、听过、看过院内许多优秀的老师，面对华文教育的没落，仍然默默耕耘，感化学生，激发学生对中华语言和文化的学习热忱。用新加坡已故艺术家郭宝昆先生的话：“今天，许多热爱和掌握华文的年轻人，是从老一辈华校生的肩膀走过来的。”我们南大现任校长徐冠林博士，在上星期日公开演讲谈南大、谈华文教育时，告诉听众，他在求学时代如何深受南大毕业的华文老师陈南山先生的影响，至今仍然难忘老师在课堂上高唱〈满江红〉。

〈满江红〉！很中国是吗？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南大精神绝对不是狭隘的沙文主义。相反的，它涵盖了对多元民族和文化的追求：南大的创立宣言，写明南大的特质包括沟通东西文化和发展马来亚文化，因此兼重学习中英巫各语文，研究各民族的文化。早期南大生，还自己开办马来文班，吸引大批学生上夜课；而学生会的《大学论坛》也以中英巫三种语言出版。我们要展现的就是这种胸襟和视野宽阔的南大精神。

我在〈南大精神的命脉与传承〉文中这么写：“南大生接受母族文化的熏陶，感念社会人士的栽培，在不顺适的日子里，一方面发挥自立更生、勤奋苦干的勇气和毅力，一方面又能饮水思源，忍辱负重，表现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坚韧不拔、反哺报恩和克己奉公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南大为年轻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献身苦干的国民，他们在学术、文教、工商、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都有优良的表现。虽然南大的创建和发展历尽艰辛，却因而将华族那种热心教育、捍卫文化、饮水思源和服务人群等高贵素质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可以这么说：南大给了年轻国家一群优秀公民和一份精神遗产。”

“南大精神”，就是这份遗产，是创建者和南大生共同缔造的，也是过去华人优秀品质在南大的充分体现。南大是东南亚最高学府、一所独一无二的海外华文大学；它是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动土、落成和第一届毕业典礼，都造成轰动；它历尽沧桑，最终以悲剧落幕；它是一个神话、是一首悲歌。因此，它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成为新马华人非常珍贵的历史遗产。

新马原是一家，亲如兄弟，两地华人在殖民地时代一起走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之路。这段时间，我们在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活动、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南洋大学的创办，是两地的盛事，是新马华文教育发展的最高峰。可惜，1965年新马分家了。这以后，两地分道扬镳，渐行渐远。我在去年主编的一本书《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的导论中，用倒“Y”字型来形容两地的历史发展轨迹，上半截显示两地华人本土化的进程，下半截浮现两地华人分道扬镳的脚印。同书中，王赓武教授的一篇论文〈地方与国家：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有这样细致的观察：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向往建设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但是新国家没有给华人带来平等的待遇，这使他们在摸索现代化道路上更有意识地去维护地方传统。新加坡建国后，在面对区域的不稳定和全球化的趋势，政府强调国家概念，压抑了大多数传统组织的呼声。论文的

最后，王教授提出三个很值得我们，特别是新加坡华人深思和反省的问题：

第一、在马来西亚，地方社群的传统在漫长的时间里依然保留，并保障了现代化中华人的生机。这些传统在新加坡扮演什么角色？

第二、怎样的架构能让不同国家体制的新马华人再次共享他们的传统？

第三、两地适应逆境的创造力，怎样才能保证下一代有能力且愿意继续这样做？

王教授这些问题，适用在反思两地华人的许多生活层面，例如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课题等，不过，我这里还是需要把焦点放在今天讲座会的主题——教育。

让我从华文教育切入，把南大精神带入王教授的三个问题。

一、保障了马来西亚现代化华人生机的南大精神，能在新加坡教育扮演什么角色？

二、如何通过教育途径，让新马华人再次共享南大精神？

三、南大精神的创业、冒险、力求上进、自强不息等适应逆境的创造力，怎样才能保证下一代有能力且愿意也这样做？

当然，我们的大前提是：南大精神肯定是新马两地华人共同拥有的历史遗产。郑良树教授在他的论文《新马两地华教运动的互动关系》有一段就突出了这一点。他正确地指出：南洋大学从构想开始，就属于新马两地华社所共有，在还未拟定校名前，《南洋商报》建议的校址之中，槟城是首选之地；后来南大在新加坡设址，但是马来亚几乎每一州都设立了南大筹委会为南大筹募经费，除了富商巨贾，两地华社中、下层的无数群众更是尽了不少力量；陈六使

在福建会馆庆典上宣布成立南洋大学时，除新加坡文教界外，最先支持的是来自马华公会的陈祯禄爵士和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的林连玉先生。而进入南大求学的学生，也以新马两地为主。因此，两地华人参与了南大创建和发展的进程，南大所孕育的精神，当然是两地华人共有的非常珍贵的地方传统。

然而，分道扬镳之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差异，在教育方面，这个传统在两地有不同的发展。

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不满华文教育继续受到不平等待遇，加上南大之路被切断，于是，他们秉承过去的传统，为华小、独中的发展继续努力，继承南大精神，陆续创办大专学院。而新加坡华人，因为国家力量太强大，一大群的华校生和华校团体，几乎为大潮流所淹没，其结果是华校一间间倒闭，南大也被迫与新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新马于是产生这么一种现象：以华人占绝对大多数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在国家所谓平等政策下走向式微，而华人人人口约百分之三十的马来西亚华人，却在不平等的政策下，建构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反讽！

我从新加坡的角度省思：英文至上的政策带给新加坡的物质建设很多好处，而华文教育的没落、华文地位的下降却让新加坡华人族群和新加坡国家付出了颇大的文化代价，影响了年青一代的人文素质和国民性格。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治国者也有所察觉。南洋理工大学新校长徐冠林博士，可以说是高瞻远瞩，他要在云南园里找回南大精神，从南大历史的回顾、人文学院的设置等为大学建构人文传统，并希望借此协助国家改变人文环境。

最近，新马两地都在做同样的努力，上个星期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许冠林教授以“从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为题，做了他当校长

之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演讲的内容和答问时刻，南大精神是重点之一。这个星期天，陶德书香楼与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以南大精神为主题。这两个星期天，两地的朋友互相邀约出席彼岸的盛会。新马华人，共同探索、坚固我们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

以大专学府来说，南方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的领导人都很有意识地在传承或复兴南大精神。如前所说，我们分家后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今天，你们秉承让你们富有生机的地方社群传统——南大精神，继续拼搏，发展民族教育。而我们需要反思，重振可能会流失的珍贵传统——南大精神，改变我们贫瘠的文化土壤。我们不可能复兴过去维护的民族教育，但是，我们可以推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从世界重要文明之一——中华文明中，寻找泉源活水，发挥母族灵魂语言（借用龙应台的灵魂语言和工具语言之说）的功能，发扬创业、冒险、刻苦的精神，关爱国家、母校之情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大度等，从而建立我们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

你们可以继续前行，我们需要“U”转，再前行。而我们的努力，就是为了王教授提到的第三点，使我们的下一代有能力，而且也愿意这样做。

南大精神和续办南大

◎李业霖

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洋大学创立于1955年，满途荆棘，历尽沧桑，于1980年已遭关闭。南大是一间独一无二的大学。南大在现代新马华人的编年史上是很重要的一章，光华灿烂，悲壮沉郁，可歌可泣。南大的形体虽然消失了，但是南大精神仍然存在，朝野人士，尤其南大校友都一直讨论南大精神问题。南大精神已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共同财富。现在马来西亚华社全力维护华小，支持独中，并建立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都是南大精神的传承和发展的具体表现。

南大精神不是一朝一夕造出来的，南大精神是不能复制的。它是以精深博大的中华文化为内涵，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千千万万人的长期奋斗、实践，前仆后继，迎着困难前进，从历史奋斗的烈火中升华出来的。打个比喻，南大精神像深海里的美丽珊瑚，是慢慢形成的。

南大创办之后，没有制定校训。我们从当时的图书馆即现在的华裔馆，跨过马路，步下百花齐放的云南园，在斜坡上用砖石砌成八个字“自强不息，力争上游”。这是当时历史系教授贺师俊博士给同学们的“座右铭”。“自强不息”语出《易经》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鼓励学生自励，犹如天体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

寒之蔽。“力争上游”出于何典？这是取自清朝历史学家赵翼的一句五言诗句，“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是鼓励人们要努力向上，争取先进。上游喻先进，要我们不能落后，落后是要挨打的。

“自强不息，力争上游”是南大精神的核心内涵，后来校友们诠释“南大精神”时，附加一些文辞和内容使它的内涵更丰富，更充实。让我举出一些例子来，试作比较。

(1)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南大精神，实质有四点：

一、为维护和发展民族语文教育的无私和奉献精神。

二、为发挥爱国主义，爱群爱校的精神。

三、为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艰苦奋斗精神。

四、为团结合作，互相友爱的精神。

这次《南洋大学历史回顾展》缘起。

(2)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爱民及回馈社会。

加拿大一位南大校友，也作这样的解释。

(3)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力争上游，饮水思源，重视感情，崇尚道德，爱国爱民，回馈社会。

(4) 南大精神包括四大重点：

一、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创业精神。

二、艰苦奋斗，维护民族语文教育的精神。

三、团结合作，互相友爱的“一家亲”精神。

四、爱国爱校，爱群的精神。

(5) 张练鑫：南大精神强调“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群策群力，不怕困难，从无到有。”

(6) 黄祖耀：南大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力求上进”
新加坡一位作家对南大精神作这样诠释。

(7) 自强不息，力争上游，团结友爱，爱国爱校，爱社群，

忍辱负重，默默耕耘，坚韧不拔，不怕困难的人无畏精神。

南大精神，内涵非常丰富，有警策意义，可惜我们还未有统一认识，应该像梁启超替北京清华大学定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言简意丰。清华大学的一切 Letter Head，一切书刊的印章，都用这八个字。我认为云南园的“自强不息，力争上游”是南大精神核心。各地南大校友会应该使用这八字为座右铭。

南大精神最可贵的内涵是东南亚华人对作家的文化和教育的认同和共识；在很艰苦的环境下，自己出钱出力兴校办学，延续民族文化，体现了华人南来的不畏艰巨、敢于拼搏、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精神。

长堤两岸的南大校友，为了饮水思源，追念前人艰苦创校的贡献，总结南大历史经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组织编写力量，撰写南大校史。

作为南大的儿女，我们把南大校史写出来，就算是完成应尽的责任了吗？我们不但要总结南大的历史，我们还要搞活南大。落实南大精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续办南洋大学。关于续办南大问题，是全球南大校友和热爱民族教育的人士的共同愿望。为什么要续办南大呢？我们认为随着亚太世纪的来临，中国的改革开放，崛起成为国际的经济和政治的强大实体，华文华语的地位提高，成为国际主要语言。一间中英文并重、沟通东西文明、发展本地文化的南洋大学重现在云南园，是既符合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也符合新加坡共和国的国情与利益，并适合新马和东南亚华裔社会的需求。

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教授在本年3月28日表示，南洋理工大学将发展为综合性大学，并打算在2005年将校名改为南洋大学。这两个建议备受注意。不过，复名后的南大，

应名实相符。既然称为“南洋大学”，就应注入“南大精神”，肯定“南大传统”，让目前在籍的学生，了解更多的南大光辉历史和成就。能使南大在云南园重生，是全体南大校友和热爱华教人士长期的愿望。

南大原是一间华文大学，在教学媒介语方面，采用灵活的双语方针。但改制后，文理商学院除了语文学科外，教学媒介语，考试行政语文改为英文英语。

南洋理工学院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后，也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考试和行政语文。

今天国际形势已改变，与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冷战时代有所不同，而且新加坡是华族为主要民族的国家。南洋理工大学应顺应时代形势的转变而转变，调整其媒介语政策，把单语改为双语。

要南洋理工大学，名正言顺的改为南洋大学，新加坡政府应该修改南洋理工大学法令或有关法，使名实相副。

我们并不想把南洋理工大学用变戏法的手法，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南大原型，这是不能够的，也是不实际的。

我们期望南洋理工大学是南洋大学一脉相传的继承者，包括南大创校宗旨、目标、使命和南大传统的继承。这样一来，相信全世界的南大校友一定会忠心耿耿、群策群力支持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新的贡献。

黑格尔有句名言：许多历史事件，往往会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是喜剧。如果南洋大学能重现云南园，应该是历史事件的第二次出现，它不多不少是个大喜剧。谢谢。

还历史以真实，共建新南大

——主持《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松洁（陈剑）

澳洲国立大学访问学人

关于南大精神，关于南大历史，无论是政府，还是华社，特别是前南大生有不同的诠释，有各取其是的说法。但有一点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自强不息，自立更生，奋发图强，力争上游”。政府看到的是南大生（或华校生）把国家社稷放诸个人之上，具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我的补充是南大一直处在逆境中，南大生一直遭受轻视和不公的对待，南大精神和南大生精神中还有“在逆境中顽抗”、“不向现实低头”、“不畏强权”、“为民族教育牺牲自我”的反抗精神。

在历次南大的风风雨雨中，谁都感受到南大生的“匡正义，反强权”的凛然正气。

南大是东南亚华社出钱出力建立起来的，是专为东南亚华校毕业生提供深造的高等教育机构，它的存在并不仅仅为着新加坡。新加坡的独立以及后来历史的发展扼杀了南大的生机。特别对马来西亚华校独中生来说，去路受阻，南大的关闭大大伤透了马来西亚华社的心，对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有深刻的不良影响。

我们今天来谈南大问题，谈南大的精神，谈复办、谈复名，我们无法脱离历史去谈。我们更不能企图掩盖历史的一部份，特别是重要的部份去谈。时至今日，痛定思痛，